



大会

Distr.: General
29 November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21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 日

议程项目 10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利比亚问题独立实况调查团报告* **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最新事态。

** 本报告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一. 导言

1. 自 2011 年卡扎菲政权倒台以来，国家四分五裂，武器四处扩散，各派民兵拼力争夺领土和资源控制权，严重破坏了利比亚的法治。利比亚已成为几乎不间断武装角力的场所。据称，利比亚国内外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都利用这一局面对最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少数民族成员、移民、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实施违反和践踏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暴力也对利比亚的经济结构和公民空间造成严重破坏，尤其影响到妇女。随着民族团结政府最近成立，利比亚进入了全国对话和统一国家机构的阶段。然而，人权状况仍令人不安，追究侵害和虐待行为实施者责任的进程面临诸多重大挑战。

2. 自 2011 年以来，利比亚局势一直是人权理事会授权的两个机制的调查主题。¹ 2020 年 6 月 22 日，应利比亚政府请求，理事会通过了第 43/39 号决议，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设立并向利比亚派遣一个实况调查团。2020 年 8 月 22 日，高级专员宣布任命摩洛哥的穆罕默德·奥阿贾尔(Mohamed Auajjar)、牙买加的特雷西·鲁滨逊(Tracy Robinson)以及赞比亚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查洛卡·贝亚尼(Chaloka Beyani)为利比亚问题独立实况调查团(下称“调查团”)成员，奥阿贾尔先生担任主席。

3. 调查团按照要求以独立和公正方式查证利比亚各地人权状况的事实和情节，记录利比亚各方自 2016 年初以来涉嫌违反和践踏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包括性别层面，并保存证据，以确保追究侵害和虐待行为实施者的责任。调查团最初成立时任期一年，被要求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书面报告。理事会考虑到一直找不到秘书处人手辅助调查团工作，后来决定将报告提交日期推迟到第四十八届会议。尽管报告提交日期推迟，但调查团秘书处直到 2021 年 6 月才开始全面运作。

4. 此时，调查团发现自己无法提交一份关于 2016 年以来人权状况的全面报告。要全面了解过去六年利比亚各地发生的侵害和虐待事件，包括查明可能实施者，需要更多时间。然而，调查团自成立以来收集了数百份文件，约谈了 150 多人，并在利比亚、突尼斯和意大利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报告根据所收集的信息，在提交人权理事会报告的字数限制内，概述它可以得出的调查结果。

5. 随着利比亚逐步走向和平，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进行全面的实况调查。过去经验表明，全面的人权调查是冲突之后进行问责、遏制进一步侵权和促进长期和平及安全的有效工具。因此，调查团建议人权理事会考虑按其任务需要将其任期再延长一段时间。

1. 政治局势

6. 2016 年头几个月，《利比亚政治协议》各方为建立民族团结政府而努力，安全理事会决定支持民族团结政府为利比亚唯一合法政府。然而，在图卜鲁格(Tobruk)的国民代表大会以及表面上与其结盟的利比亚国民军和附属武装团体从未同意民族团结政府的组成。由于这一政治僵局，随后几年两个平行机构对该国不同地区行使控制权。

¹ 人权理事会第 S-15/1 号决议，第 11 段；第 17/17 号决议，第 14 段；第 28/30 号决议，第 18 段。

7. 2020 年 1 月，在德国柏林举行了国际会议，会后民族团结政府和利比亚国民军的高级军官在 5+5 联合军事委员会框架内参加了联合国主导的讨论。讨论同意从 2020 年 10 月开始停火。在政治方面，利比亚各政治派别代表参加的论坛于 2020 年 11 月通过了一份路线图，规定成立民族团结政府和于 2021 年 12 月举行总统及议会选举。2021 年 3 月，在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后，民族团结政府宣告成立。在提交本报告时，议会和总统选举法正在起草。

2. 利比亚当局的合作

8. 人权理事会在第 43/39 号决议中敦促利比亚当局尽快准予调查团不受阻碍地进入利比亚所有领土，允许它访问各个地点，并在提出要求后，同意它与希望会见或交谈的任何人自由私下会面和交谈。

9. 在利比亚当局的合作下，调查团得以前往利比亚，与利比亚当局进行了讨论，并访问了一些地点。然而，获得所需签证严重延误，干扰了调查团的行程，推迟了调查团抵达时间。在 2021 年 8 月的黎波里的一次会议上，外交部长向代表团保证，今后将为签证申请提供便利。在利比亚工作的国际组织需要遵守的特别授权程序阻碍了调查团与主管机构的互动，也影响了调查团的实地访问。此外，对监狱和移民拘留中心等一些场所的访问请求仍未得到答复。

10. 此外，由于总统委员会 2019 年发布了关于利比亚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法令，利比亚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不愿意与调查团联系。它们担心，如果告知政府当局它们打算与调查团会面，之后将遭到报复。根据“不造成伤害”的调查原则，调查团决定不与利比亚的非政府组织接触。

11. 民族团结政府刚刚成立，至少是调查团在利比亚行程出现拖延和遇到其他困难的部分原因。如果调查团的任期延长，最为重要的是利比亚当局为调查提供适当便利，包括允许调查团进入所有相关地点和会见所有相关人员。调查团尤其吁请利比亚当局确保利比亚境内的任何人，包括非政府组织可以自由与调查团接触。为此，调查团请利比亚重新审查关于利比亚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法令。

3. 挑战

12. 调查团可利用的时间和资源都比最初预计的少，这削弱了它进行全面调查的能力。辅助调查团工作的秘书处直到 2021 年 6 月即提交报告截止日期前三个月才全面运作。人员聘任延迟主要因为联合国经常预算流动性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暂停征聘。突尼斯目前的 COVID-19 疫情，也促使秘书处暂时推迟前入往突尼斯的计划。

13. 调查团还在收集信息方面遇到困难。调查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进行的，调查团履职关注的事件直至最近 2021 年 9 月还在发生。利比亚目前的形势不利于证人自由分享信息。事实上，即使存在安全的沟通渠道，也有些人因担心国家工作人员或民兵的报复而拒绝与调查团接触。此外，一些受害者宁愿不接受采访，也不愿意再次受到伤害。在利比亚，为调查团行动提供的安全措施增加了调查人员在当地的能见度，也使一些证人不愿意站出来举报。出于安全原因，调查团也无法前往利比亚南部访问。

二. 方法学

A. 调查范围

14. 由于调查团被赋予广泛和一般性任务(见附件一)，它必须将调查范围限制在最严重的侵害和虐待行为领域。调查团确定了以下调查重点(见下文)：实施敌对行动；法外处决；剥夺自由情形下的侵权；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妇女和儿童的各自境况。塔尔胡纳(Tarhuna)发生的暴行指控需要给予特别关注。

15. 调查团记录了某些趋势和模式，并收集了上述各类事件的相关信息。调查团优先调查似乎最严重和(或)最具代表性的较广泛侵害和虐待事件。考虑到有些情况一直受到其他报告或问责机制的审视，调查团重点关注以前没有公开报告的事件或者可从不同法律角度观察的事件。由于时间流逝带来的证据问题，本报告侧重于较近期事件。

16. 调查团的调查结果并非详尽无遗；它的工作只是奠定一个基础，未来开展进一步调查，以便全面处理 2016 年以来的人权状况。调查团认为，今后的调查应寻找证据证实侵害和虐待行为对受害者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总体影响。

B. 工作方法

17. 人权理事会第 43/39 号决议要求调查团以独立和公正方式进行调查。根据这项决议，调查团确定了自己的调查重点。它在工作的任何阶段都不寻求任何外部利益攸关方的批准或指示。调查还不加区别地聚焦国内和国外的所有参与者。

18. 根据惯用的人权调查方法，本报告所载的调查结果符合“有合理理由相信”的证据标准。调查团发现，如果它获得一组可靠信息，并得到至少一个其他独立来源的证实，而合理和通常谨慎的人也相信发生了一个事件或一种行为模式，那么就可判定该事件或行为模式已经发生。某些侵害行为的性质要求调查团只能依靠受害者的第一手陈述。

19. 虽然上述证据标准并不要求在得出结论时排除其他合理推断，但调查团认为，在冲突后背景下确立事实必须尽可能从冲突各方角度出发。调查团开始与各方接触，本报告所述调查结果不妨碍它收到进一步信息。

20. 虽然“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的标准确立了最低证据门槛，但有时需要更确定性的确定性，特别是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等一些调查结果，因其严重性而带来较大的坏名声时。关于这些调查结果，调查团超越了最低证据门槛。

21. 调查团考虑了各种来源的信息，包括：与受害者和其他证人的面谈；联合国和其他可靠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报告的叙事和分析数据摘要；调查人员现场访问期间的直接观察；利比亚国内法；利比亚当局、其他国家和在利比亚工作的可靠利益攸关方提供的信息；经过鉴定的卫星图像和视听材料；经过验证的开放来源的信息。继 2021 年 1 月 25 日发出提交材料的呼吁后，民间社会组织和受害者律师向调查团提供了相关调查领域的材料。

22. 因安全局势，调查团找不到与受害者和证人举行面对面会谈的安全空间。为此，调查团通过可靠渠道利用其他交流方式进行交谈。有时调查团支付个人前往利比亚境外安全地点的费用，并向受访者澄清这笔款项不是对证词的补偿。

23. 调查团对消息来源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作出自己的评估，即使这些消息来源是由可靠的中间人介绍的。本报告所依赖的各个来源都被认为是可信和可靠的。凡与调查团面谈的每个人或每个实体，调查团都征得他们同意可以为问责或援助目的利用报告中的信息和/或与外部利益攸关方分享这些信息。本报告不披露调查团约谈的个人的身份，除非得到同意。

24. 调查团极为关切与之交谈的个人的安全和福祉。根据既定的“不伤害”的调查原则，调查团确保他们与调查团的合作不会使他们遭遇危险或再次受到伤害。调查团酌情指示受害者和证人参加现有的保护和援助方案。

25. 根据调查团为问责目的保存证据的职责，秘书处安全保存了其收集的所有材料，并开发了记录管理系统，以使未来的调查流程化。

三. 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刑法下的侵害、虐待和罪行²

A. 实施敌对行动

26. 在调查团任务涵盖期间，发生了几次持续的激烈武装对抗，有组织武装团体和国家武装部队都参与进来。这些敌对行动已有广泛报道，无疑属于非国际武装冲突。调查发现，外国参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程度之深，可被视为冲突当事方。外国参与非国际武装冲突以支持冲突一方，而不是对抗一个国家，并不改变冲突的类别。调查表明，冲突的几个当事方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可能犯下战争罪。本节阐述调查团的调查结果，特别侧重于：(a) 2019 年和 2020 年的黎波里的敌对行动；(b) 2016 年和 2017 年对利比亚东部城镇甘富达(Ganfouda)的围困；以及 (c) 2019 年利比亚南部的军事行动。支持调查结果的事实考虑并不妨碍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后可能分享更多证据。

1. 的黎波里

27.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6 月，民族团结政府和利比亚国民军及其各自的附属武装团体在外国的支持下，在的黎波里及其周边地区展开了武装冲突。以下调查结果仅是对这些敌对行动的有限了解，需要进一步调查来证实其他侵权指控。

28. 医疗卫生设施和物品。此期间至少有 47 处医疗卫生设施和物品遭到破坏，³ 对人们获得医疗保健(包括妇科保健服务)具有直接影响，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以下

² 所适用的法律框架详见附件二。

³ 见 <https://extranet.who.int/ssai/Index.aspx>。

袭击构成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⁴ 和战争罪⁵。证据表明，2019 年 5 月，在的黎波里附近的特瓦沙(Twaisha)，一枚炸弹击中了一辆门上标有红新月标志的救护车，司机受重伤。救护车运送的是医务人员，并没有从事敌对行动。调查还确定，2020 年 4 月，作为的黎波里接收 COVID-19 病人主要中心的哈德拉(Al-Khadra)总医院遭到三次空袭。在空袭发生之前，该医院一直正常运作，没有被用于实施敌对行动。需要进一步调查，以确定这些袭击和其他类似袭击的责任。

29. 学校。学校也遭受了大规模破坏和损毁。调查团调查了 2019 年 4 月三所学校(Bab Ben Ghashir、Alkhalidoon 和 Attalieaa)遭到破坏以及一间储存数百万册教科书的仓库被摧毁的情况。所收集的信息无法使调查团断定这些事件是否构成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还应该对这一敌对行动的具体方面进行调查，但认为对相关教育设施的袭击影响到儿童的受教育权。

30. 哈达巴(Hadaba)军事学院。2020 年 1 月 4 日晚，一群学生在哈达巴军事学院院子里聚会，遭到一枚导弹袭击，25 名学生丧生⁶，至少 20 人受伤，其中 12 人伤势严重。一些报道将此次袭击归咎于利比亚国民军。

31. 不属于非国际武装冲突中战斗员地位的必然结果是，除非他们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否则不得受到攻击。虽然人员的招募和培训对冲突当事方的军事能力至关重要，但对对手造成伤害的因果关系通常是间接的。只有为实施预先确定的敌对行为而专门招募和训练人员的情况下，这种活动才可被视为直接参与敌对行动。证据表明，这些学生正在按照通常的课程接受一般训练，调查团没有收到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正在为具体的敌对行动做准备。

32. 在确定一个人是否是平民，如果是，该平民是否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时，必须尽可能小心谨慎。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必须假定保护该人免受直接攻击。在本案中，学生们正在院子里进行没有武器的练习(这是一年级学生的特点)，有足够迹象可以怀疑他们是进行为某一特定行为进行训练。一年级学生的地位和作用也表明他们没有从事持续战斗的能力。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建筑被用于其他军事目的。

33. 鉴于上述情况，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这次袭击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⁷，构成战争罪⁸。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以确定利比亚国民军和任何其他国家在这次袭击中发挥的确切作用。

34. 卡斯尔·本·加希尔镇(Qasr Bin Ghashir)。2020 年 6 月 3 日，在的黎波里以南的 Qasr Bin Ghashir 镇，连续四次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 12 人死亡。报道称，这次袭击可能是民族团结政府所为。

⁴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

⁵ 《罗马规约》第八条(二)款 5 项(2)目和(4)目。

⁶ 事件发生后，第 26 名学生自杀了。

⁷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以及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

⁸ 《罗马规约》第八条(二)款 5 项(1)目。

35. 调查发现，被袭击者手无寸铁，包括妇女和儿童。所使用的武器是精确性的，由人指挥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发射。袭击是连续的，目标是聚集在一个地点的同一群手无寸铁的人，而且是利比亚国民军从该地区撤退之际。调查团由此推断，这些袭击是故意针对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因此可能构成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⁹ 和战争罪¹⁰。也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这些袭击可能是民族团结政府所为，因为：(a) 在袭击前几天，民族团结政府提醒平民离开 Qasr Bin Ghashir 地区，因为可能进行炮击；(b) 这些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无人驾驶飞行器以前曾被民族团结政府在同一地区使用。虽然这一警告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事先警告义务¹¹，并且可能被视为尽量减少平民损失的措施。然而，即使平民在警告发出后留下来，禁止攻击平民的禁令仍然适用。有报道称：(a) 土耳其与民族团结政府缔结了关于安全和军事合作的谅解备忘录；(b) 袭击中使用的武器和无人驾驶飞行器是土耳其制造的；(c) 袭击中使用的无人驾驶飞行器此前曾在土耳其可以进入的利比亚空军基地被发现；(d) 这些基地与 Qasr Bin Ghashir 之间的距离在无人机的射程之内。然而，土耳其在这次袭击中扮演的确切角色(如果有的话)仍有待确定。

36. 雇佣兵。的黎波里敌对行动的另一特点是支持冲突各方的雇佣军的参与。¹² 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或国际刑法本身并未宣布雇佣军为非法，调查也只是按照调查团的任务，依据一些国家(包括利比亚)的条约法或国内法，限于记录雇佣军、私营军事公司和外国战斗人员犯下的侵害、虐待或罪行。

37. 调查团获得的证据表明，叙利亚国民参加了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战斗行动。调查团约谈的叙利亚战斗人员表示，他们是被自由叙利亚军的上级招募的。土耳其国民也积极参与了在利比亚的部署，激励他们来到利比亚的是金钱收益。调查尚未确定这些叙利亚雇佣军是否犯下任何侵害行为。

38. 一组可靠的资料表明，与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ChVK Wagner)有关联的个人曾作为雇佣军出现在利比亚，支持利比亚国民军。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称，2019年9月，瓦格纳人员在黎波里南部杀害了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个人。¹³ 调查团得到的证据证实，瓦格纳人员向被捕和拘留的人直接开枪。因此，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瓦格纳的人员可能犯下谋杀这一战争罪。¹⁴

39. 可靠消息来源还报告说，2020年6月敌对行动结束后返回的黎波里南部家园的平民被杀伤人员地雷炸死或炸伤，平民房屋遭到破坏。调查发现，2020年4月和5月，在房屋和其他民用建筑旁边埋设了数百枚地雷，其中大部分俄罗斯联邦制造的，没有警告或标记。调查团证实，瓦格纳人员在艾因扎拉镇(Ain Zara)留下石碑作出标记的35个地点发现了地雷和其他未爆弹药(图1)。调查还证实，

⁹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十三条第二款。

¹⁰ 《罗马规约》第八条(二)款5项(1)目。

¹¹ 《习惯国际人道法》第一卷：规则，第62-65页(规则20)。

¹² 附件二，第12段。

¹³ 见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58009514>。

¹⁴ 《罗马规约》第八条(二)款3项(1)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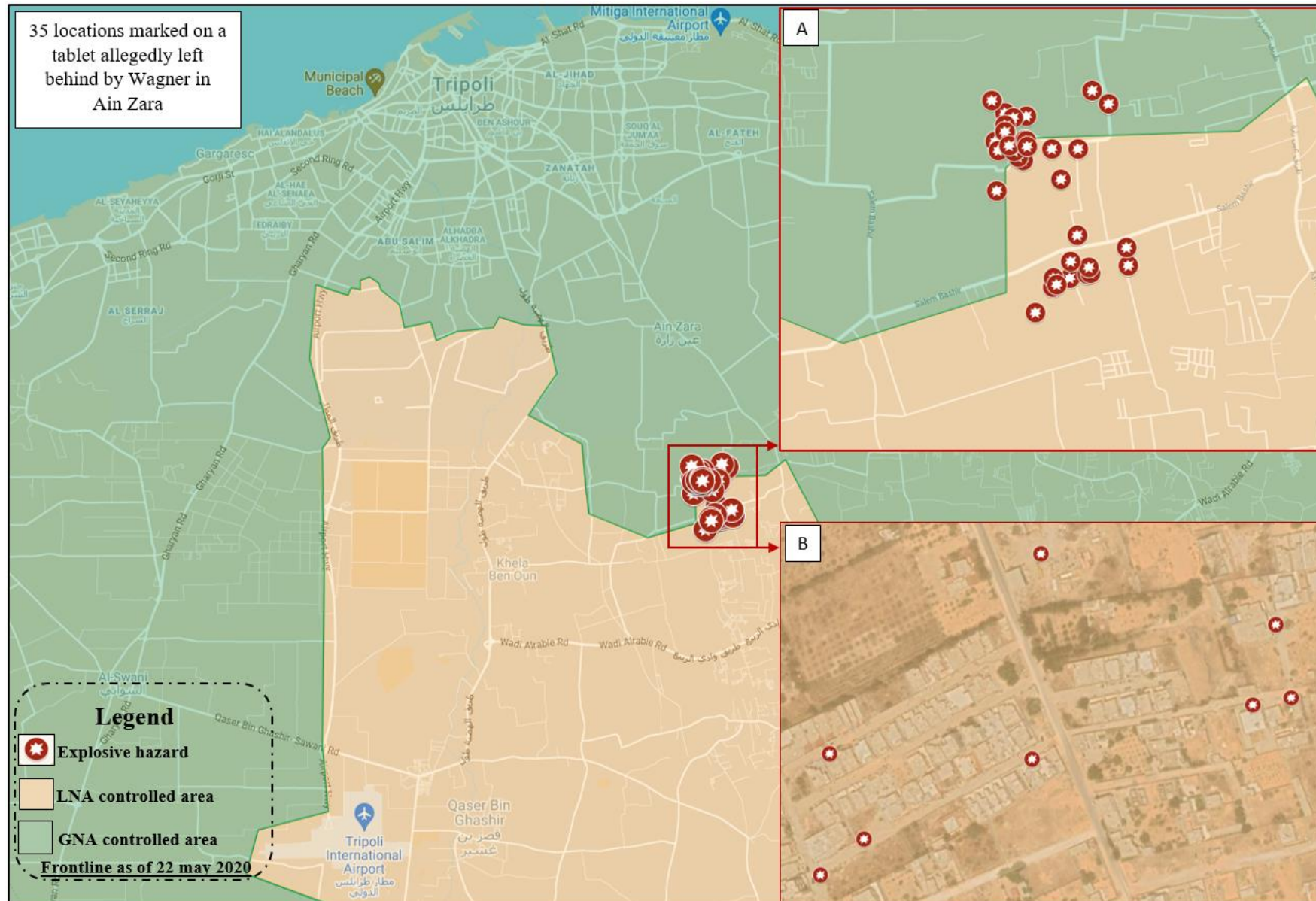
在发现地雷之前，这些地点一直在利比亚国民军的控制之下，瓦格纳人员当时就在该地区。因此，生命损失、伤害和破坏是过度的。敌对行动停止后，在平民区保留杀伤人员地雷不再具有军事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瓦格纳人员和利比亚国民军可能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相称性原则，¹⁵ 以及尽量减少地雷的滥杀滥伤作用并在现行敌对行动结束时清除地雷的习惯国际人道法义务。¹⁶ 瓦格纳人员和利比亚国民军不参与排雷，也可能侵犯了生命权。¹⁷

¹⁵ 正如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序文所述，攻击的相称原则是人道原则所固有的。另见《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所附的《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经 1996 年 5 月 3 日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第三条第 8 款(c)项。俄罗斯联邦是该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

¹⁶ 《习惯国际人道法》第一卷：规则，第 280-283 页(规则 81)和第 285-286 页(规则 83)。

¹⁷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以及相关关联的第四条第二款。

图 1



2. 甘富达(Ganfouda)

40. 2016 年年中至 2017 年 3 月，利比亚国民军与称为“班加西革命者舒拉委员会”的武装团体联盟之间爆发了非国际武装冲突。在这一背景下，利比亚国民军及其附属武装团体包围了班加西附近的甘富达地区。有指控称，在对甘富达的所谓围困中，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被困的数百名平民得不到足够的水、食物和药品，人道主义援助无法进入。还有报道称，2017 年 3 月，利比亚国民军不允许 15 至 65 岁的男性撤离。对逃离甘富达 Ganfouda 的平民进行攻击，妇女不得佩戴面纱离开以防止男子假扮女性逃跑，一些平民被任意拘留。调查团在有限时间里无法确定所有这些事件的确切情形，需要进行更多调查，以全面记录甘富达之围。

41. 证据表明，2016 年 10 月，利比亚国民军在甘富达地区发射的武器击中了并未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人们居住的房屋，造成人员包括不同家庭妇女和儿童的伤亡。鉴于袭击的情形，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袭击者知道或应该知道这些人是平民身份。在进行造成平民伤亡和民用物体损毁的空袭时，利比亚国民军可能违反了关于在攻击中需要区分、相称和预防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¹⁸ 调查还发现，2017 年 3 月，在甘富达地区的利比亚国民军战斗人员亵渎和肢解尸体。这种行为可能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¹⁹ 和构成战争罪²⁰。证据显示，利比亚国民军最高领导层指示其控制下的部队“毫不留情”，绝不考虑“将囚犯带到这里”。调查团认为，这些命令和声明可能违反关于禁止拒绝宽恕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²¹ 和构成战争罪²²。

3. 利比亚南部

42. 自 2011 年以来，利比亚南部阿哈利(Al Ahali)和泰布(Tebu)两个部族之间一直关系紧张，2019 年在民族团结政府与利比亚国民军之间爆发非国际武装冲突背景下，最终发展为两个部族武装团体之间的对抗。调查团收集的可靠证据表明，在此期间，两个部族成员相互侵害，包括实施绑架和大规模杀戮。然而，调查团无法凭借现有证据对所有指控得出最终结论，需要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的确切情形。

43. 调查发现，2019 年 8 月对主要是泰布人居住的麦尔祖格(Murzuq)进行的空袭造成了 42 名平民死亡和若干人受伤。一次空袭击中了平民婚礼现场附近的地点，急救人员赶到不久，又发生了第二轮空袭。目标是一座政府大楼，当时 200 多名地方要正在聚会，无人带有武器或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另外两次空袭打击另一个区。

¹⁸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相称原则是从序文所载的人道原则中衍生而来。

¹⁹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以及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八条。

²⁰ 《罗马规约》第八条(二)款 3 项(1)目和(2)目。

²¹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四条；以及《习惯国际人道法》第一卷：规则，第 311-314 页(规则 89)。

²² 《罗马规约》第八条(二)款 5 项(10)目。

袭击者显然知道他们攻击的是平民区。与任何军事势相比，夜间袭击一群平民很可能造成不成比例的大量平民伤亡。证据表明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这些袭击可能是利比亚国民军所为，并指出其他行为体发挥的确切作用仍有待查明。根据上述情况，调查团认为，关于这些空袭，利比亚国民军可能没有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区分和相称原则，可能也没有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²³

B. 法外处决

44. 在利比亚境内暴力横行的背景下，国家工作人员或附属人员经常使用不符合法治的杀戮作为惩罚或灭口的手段。这种杀戮侵犯了生命权，但也可能对其他权利如了解真相权产生普遍影响。调查团注意到，最近一些法外处决针对的是涉嫌严重侵犯人权的人。例如，调查团调查了 2021 年 7 月在塔尔胡纳(Tarhuna)杀害一名暴行罪嫌疑人 and 证人穆罕默德·卡尼(Mohammad al-Kani)的事件。利比亚国民军所属塔雷克·本·齐亚德旅(Tarek Bin Ziad Brigade)成员袭击了卡尼先生在班加西的住所并将他打死。有报道称，该旅是根据逮捕令行事的。尽管卡尼先生似乎是被蓄意枪杀，但目前只调查他是否拒捕，或以其他方式对执行者构成威胁，从而证明使用致命武力是正当的。如果有证据表明使用武力不正当，可能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杀害卡尼先生是一起法外处决案件。²⁴ 无论如何，杀害他，以及其他的人，剥夺了受害者了解真相的机会。调查团关切地注意到，在利比亚走向和解的过程中，此类事件时有发生。调查团在有限时间内调查其他法外处决案件面临各种挑战。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查，以全面记录 2016 年以来发生的法外处决案件。

C. 剥夺自由中的侵权行为

45. 一些报告指出，利比亚的许多监狱被国家和(或)武装团体用来任意拘留被认为对其利益或观点构成威胁的人，对被拘留者广泛和系统地使用暴力。调查团在有限时间内调查了以下官方和非官方拘留设施：Mitiga 和 Ghniwa 监狱(在黎波里地区)，Al-Koweifya、Gernada 和 Tarik Bin Ziyed 监狱(在班加西地区)，Seket 监狱(前国防部)和 Al-Jawyah 监狱(前国防部)(在米苏拉塔地区)。除了查阅可靠来源的报告外，调查团还采访了这些监狱不同时间关押的 31 名男子和 1 名妇女，以及在押者的 6 名亲属。

46. 证据表明，许多人在遭绑架后被投入上述监狱。大多数囚犯中没有在公平和公开的审判中被起诉、定罪或判处徒刑。许多人被单独监禁，有些人被关押在非正式存在的秘密监狱，有时长达数年，没有任何获释的希望。囚犯家人不知道其亲属的命运。酷刑在监狱系统中司空见惯。拘留条件不卫生，缺少足够食物，得不到医疗，儿童和成人混押在一起。调查团记录了几起因即决处决、酷刑、饥饿、条件不卫生和得不到救治而死亡的案件。性暴力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审讯期间，并呈现不同形式，包括强奸、威胁强奸或强迫对其他囚犯性虐待。妇女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证据也表明，男子也不能幸免于性暴力。

²³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相称原则是从序文所载的人道原则中衍生而来。


²⁴ 附件二，第 13 段。

47. 调查发现，凡被认为威胁国家领导人或民兵利益和意识形态(包括宗教或道德观点)的人都可能遭到上述不人道行为。受害者大多是平民。他们在监狱中受到的迫害不是可以追溯到个别看守或特定设施的随机事件。相反，暴力是对付囚犯的系统性手段。可靠的报告表明，上述监狱关押着数千名囚犯，从调查团收集的证词中可以合理推断，大批囚犯遭受暴力。根据调查团收集的证词，再加上可靠报告的证实，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上述监狱和全国各地的许多其他监狱是管理监狱者系统和广泛地对付任何反对其利益者的核心手段。

图 2

Testimonies of ex-detainees

September 2021



Mitiga prison	(Ex MOD) Seket Prison	Al-Koweifya prison
<p>"I was confined with another inmate in a small cell not exceeding 1m X 1.10m. I had to sleep with his feet in front of my face. We only had one blanket for two, it was very cold inside. There was a small hole, as a toilet. The smell was overwhelming. There were no windows inside, just a small opening under the door for food... We stayed three and a half months without leaving this small solitary confinement cell. Every time we asked for a doctor, we were told 'when you die, tell us'..."</p> <p>"They would torture me until I lost my senses, I fell to the ground, unable to move. It took several days for me to regain my strength, especially since the torture in the buttocks is uncomfortable, difficult to sit or lie down."</p> <p>"I saw my husband for the first time, 9 months after he was kidnapped... it was via a screen for one or two minutes. The second visit took place one year later, and only lasted a few minutes. He was very weak, emaciated..."</p>	<p>"More than 100 prisoner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prison population, I was among them. Our families were no longer authorized to visit us. We were subjected to torture, on a daily basis. Groups of inmates were placed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we couldn't sit down, we couldn't even breathe. We couldn't eat. In the morning, the guards would open the door, they would torture us, they would insult and humiliate us. In the evening, they would call it the torture party."</p> <p>"We continued to be subjected to torture, but it was medically supervised. We had a doctor who was present during the torture sessions. We were covered with bruises, we were bleeding, and when they saw that the suffering had reached a certain critical threshold, the doctor would ask to stop or to take a break. The next torture session would be postponed according to the state of health of the detainee and his physical resistance... We were tortured about once or twice a week... We were subjected to suspension, flogging and electrocution while attached to metal beds. They would also tie us two by two face to face..."</p>	<p>"I was confined in a 1m X 1m cell, with a hole inside as toilet, the smell was revolting. We were three in that isolation cell...I was tortured about one or two hours each night. This was during winter. It was cold, they would take me out into the yard, my hands tied and blindfolded, in the rain, alone, standing, head against the wall..."</p> <p>"Upon my arrival to Al-Koweifya, I was put in an isolation cell which was about 1.5m X 2m for 15 days. The door was made of metal, and painted in black, there was no window, only a small opening under the door. The cell was filled with insects.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inside and water was available for only two hours a day. The meals were very poor, a piece of bread and a triangle of cheese for breakfast; I counted 48 pieces of macaroni pasta for lunch. And a piece of bread and potato soup for dinner (5pm)."</p> <p>"I was blindfolded, I could not see anything, the persons in charge of questioning me would stand behind me and would sometimes whisper things in my ear... psychologically I was really distressed... They used to knock on my door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5, 6am), asking me: « who are you? »... (after a while) I was introduced to another prosecutor who, after interrogating me for two days, informed me that I was going to be brought before the military court... At first,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but I told myself it was better than being buried alive in that mass grave..."</p>

48. 调查团收到的信息表明，上述一些监狱是国家通过民兵网络控制的。有些监狱似乎独立运作，另一些监狱则在非正式网络内实行合作。无论监狱之间的协调程度如何，管理监狱的人都在监狱内广泛和系统地使用暴力。除了直接参与实施不人道行为之外，利比亚当局没有追究实施暴力者的责任。利比亚向其人民和国际社会隐瞒了这些监狱和许多其他监狱中的侵权行为。从这种故意不采取行动可以合理地推断，国家默许在监狱中实施酷刑。

49. 因此，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在上述利比亚监狱中犯下的谋杀²⁵、酷刑²⁶、监禁²⁷、强奸²⁸和强迫失踪²⁹等罪行规模如此之大，组织程度如此之高，其本身就相当于对平民人口的有系统和广泛的攻击。因此，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需要进一步调查，以确定这些罪行的责任。

50. 除上述情况外，调查团还发现，这些监狱中有国家军队或武装团体从前线抓获的俘虏。证据表明，这些与冲突有关的囚犯受到酷刑和其他虐待，有时是日常的，特别是在审讯阶段。鉴于与冲突有关的囚犯不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他们遭受的伤害可能构成相当于残忍待遇和酷刑的战争罪。³⁰

D.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51. 性别暴力是因某人的性别或性而针对其或对其造成过度影响的暴力形式。调查中探究了利比亚形形色色的性别暴力，指出这种暴力根深蒂固，往往是隐蔽的。本节关注作为性别暴力突出形式的性暴力。其他形式的性别暴力在下文 G 节中讨论。

52. 如本报告其他部分所详述的，弱势群体，如移民、寻求庇护者、难民和囚犯，特别容易遭受性暴力。在拘留场所之外，有可信资料显示，国家工作人员或民兵成员以性暴力为手段进行征服或羞辱，以压制被认为反对其利益或似乎挑战社会规范或可接受性别角色的人。例如，调查团收到的几份报告称，绑架人权活动分子后对他们实施性暴力，以阻止其参与公共生活。某些性和性别“正常”观念似乎也推动着对不同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人实施暴力，向调查团报告的殴打和强奸 LGBTQI 人士的案件证实了这一点。证据表明，性暴力有不同形式：除了强奸，妇女或男子可能被迫脱光衣服，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目睹他人实施强奸。将强奸定为危害名誉罪或同性关系罪的法律加剧了性暴力。

53. 揭露利比亚的性暴力是一项艰巨任务。利比亚是一个父权社会，其文化与根深蒂固的男性气概、尚武习性和宗教保守主义思想重叠。由此推论，性行为是禁忌，性暴力带来社会耻辱。实施者似乎滥用这一点来羞辱他们的受害者。性暴力幸存者害怕或羞愧，有时两者兼而有之，不愿意向当局报告他们的案件或与其他人分享他们的经历。尽管调查团收到了可信的报告，但在有限的可用时间里无法就拘留场所以外的性暴力案件和模式得出明确结论。需要进一步调查，以全面记录利比亚的性暴力情况。

²⁵ 《罗马规约》第七条(一)款 1 项；以及附件二，第 4 段。

²⁶ 《罗马规约》第七条(一)款 6 项；以及附件二，第 7 段。

²⁷ 《罗马规约》第七条(一)款 5 项；以及附件二，第 6 段。

²⁸ 《罗马规约》第七条(一)款 7 项；以及附件二，第 8 段。

²⁹ 《罗马规约》第七条(一)款 9 项；以及附件二，第 14 段。

³⁰ 《罗马规约》第八条(二)款 3 项(1)目。

E. 境内流离失所者

54. 在利比亚目前不安全局势下，数十万人被迫离开自己家园，最终在无法容纳大规模流动人口的简陋场所安顿下来。³¹ 在本报告中，调查团将审视塔沃加族(Tawergha)的情况。境内流离失所还影响到其他部族，如利比亚南部的泰布族(Tebu)和阿哈利族(Al-Ahali)。调查团收到的报告称，2019年2月至8月期间，后两个部族之间的冲突导致麦尔祖格(Murzuq)的大多数居民外逃。根据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延长调查团的任期将有助于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解决整个境内流离失所问题。³²

55. 报告显示，2011年年中，塔沃加(Tawergha)的全部人口，约4万人，为躲避米苏拉塔民兵的攻击都已逃往外地。塔沃加人是与该城同名的部族，被认为是亲卡扎菲的。大多数塔沃加人在黎波里和班加西周围的非正式定居点避难。尽管塔沃加人和米苏拉塔人两个社区就此达成了协议，但全面返回塔沃加的愿望远未实现。

56. 证据表明，境内流离失所的塔沃加人所居住营地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他们得不到足够的医疗服务、食物、水和卫生设施，其子女上学的机会有限。调查还发现，在塔沃加人居住的营地，暴力行为(包括杀害、殴打、死亡威胁、绑架、任意拘留和破坏财产)经常发生，他们返回塔沃加的条件也不具备。性暴力和早婚的指控仍有待调查。调查团从塔沃加持久的局势推断，国家容忍、默许和未能保护难民营中的人免受暴力和虐待。调查团注意到，该国仍未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塔沃加人安全返回家园，塔沃加人仍在等待对其城池遭到损毁的赔偿。调查团还发现，对塔沃加人进行迫害，是因为上述暴力行为出于歧视目的，人们认为塔沃加人与卡扎菲政权有关联，而且他们是利比亚黑人。鉴于上述情况，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利比亚未能根据国际法保障境内流离失所的塔沃加人的权利。³³

F. 移民

57. 长期以来，利比亚是逃离暴力或贫困人们的目的地国和出发地。有报告称，利比亚境内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人权状况³⁴自2016年以来不断恶化。根据调查团收集的证据，包括对50名移民的访谈，可以看出移民从进入利比亚前往欧洲的那一刻起，就系统地遭受各种虐待。然而，受时间和资源的限制，调查团重点关注在利比亚境内犯下的侵权和虐待。本报告特别记录了利比亚海岸警卫队为迫使移民在利比亚上岸而使用的拦截方式，以及将移民关押在打击非法移民局管理的拘留中心的相关做法(图3)。在那里，他们面对着旨在造成痛苦的不可容忍的条件，渴望利用任何手段逃离，包括向与国家有联系并从这种做法中获利的民兵、犯罪团伙、人贩和走私者支付大笔金钱。

³¹ 国际移民组织统计，截至2021年6月30日，已有212,593名境内流离失所者。

³² 见 A/HRC/38/39/Add.2。

³³ 《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原则10-23、28和30。

³⁴ 附件二，第16段。

58. 利比亚法律将非正常入境、停留和出境定为刑事犯罪。调查证实，移民们的欧洲之旅通常始于向走私者付钱，然后登船。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再进行粗暴或鲁莽拦截，有时造成死亡。有报道称，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没收船上移民的财物。移民上岸后，要么被送到拘留中心，要么失踪，³⁵ 有报道称有人被卖给人贩子。采访曾被关押在打击非法移民局拘留中心的移民得知，所有移民，无论是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都被关押在恶劣条件下，其中有人死亡。一些儿童与成年人关在一起，儿童极容易受到侵害。酷刑(如电击)和性暴力(包括强奸和强迫卖淫)司空见惯。尽管移民拘留属于利比亚国内法管辖，但对移民无限期拘留，不对其拘留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移民唯一可行的逃离手段是向警卫支付大笔金钱，或在拘留中心内外为私人利益从事强迫劳动或提供性服务。一些受访者讲述说，他们经历了同样的暴力循环，有时多达 10 次，即付钱给警卫以获释放，试图渡海，遭拦截，随后在恶劣和暴力条件下被送回拘留所，所有这些都处于当局、民兵和/或犯罪网络的绝对控制之下。还有证据表明，大多数被拘留的移民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他们受到的待遇比其他国籍的人更严酷，表明是歧视性待遇。

59. 移民因其在利比亚的脆弱性和缺乏合法身份，是一个容易识别的平民群体。上述行为的实施由来已久，是大规模的。根据可靠组织的报告，调查团发现，自 2016 年以来，约有 8.7 万名移民被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拦截，目前打击非法移民局的拘留中心关押近 7,000 名移民，其中儿童占很大比例。此外，上述行为不是可归咎于流氓分子的孤立事件：它们是一种行动模式，即先在海上进行危险拦截，然后系统地送到拘留中心，在那里无限期关押，让移民遭受不可容忍的条件，造成痛苦，促使他们利用任何手段逃离，包括付钱。

60. 自从在地中海拦截船只开始以来，利比亚当局一直知道广泛和系统性的海上粗暴拦截以及拘留中心内的侵权做法。利比亚当局没有调查这些事件和进行改革，而是继续拦截和拘留移民。对虐待移民行为不追究责任，证明国家政策是鼓励阻遏海上越境、勒索被拘留移民以及诉诸暴力和歧视。民兵(有些民兵在管理拘留中心)、犯罪网络、人贩和走私者在协助这一政策的实施。

61. 上述情况使调查团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对移民犯下的谋杀³⁶、奴役³⁷、酷刑³⁸、监禁³⁹、强奸⁴⁰、迫害⁴¹ 以及和其他不人道行为⁴²，是为了推进国家政策而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和广泛攻击的一部分。因此，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做出了这一结论，还因为第三国也可能承担责任。然而，需要进一步调查，以确定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些犯罪的人的作用。

³⁵ 2021 年初以来在海上截获的移民人数(到 2021 年 8 月接近 2.3 万人)与目前拘留在打击非法移民局管理中心的人数(约 7 千人)相差很大，引起人们严重关切，即大批移民可能被送还走私者和人贩，或落入武装团体手中遭受进一步虐待。

³⁶ 《罗马规约》第七条(一)款 1 项；以及附件二，第 4 段。

³⁷ 《罗马规约》第七条(一)款 3 项；以及附件二，第 5 段。

³⁸ 《罗马规约》第七条(一)款 6 项；以及附件二，第 7 段。

³⁹ 《罗马规约》第七条(一)款 5 项；以及附件二，第 6 段。

⁴⁰ 《罗马规约》第七条(一)款 7 项；以及附件二，第 8 段。

⁴¹ 《罗马规约》第七条(一)款 8 项；以及附件二，第 9 段。

⁴² 《罗马规约》第七条(一)款 11 项；以及附件二，第 11 段。

62. 调查团还调查了两起危及移民生命的事件。2019 年 5 月和 7 月，在的黎波里的非国际武装冲突期间，塔朱拉镇(Tajoura)达曼旅(Daman Brigade)总部旁边的一个拘留中心遭到两次空袭。据报道有数十人死亡。当局在第一次空袭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达曼旅和民族团结政府(该旅归其统辖)未将潜在军事目标附近的被拘留人员撤离，可能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保护其控制下的平民免受攻击影响的义务。⁴³ 后者阻止移民在第一次空袭后寻求避难，也可能侵犯了移民的生命权。⁴⁴ 此外，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空袭当事方可能违反了区分和相称原则以及在攻击中采取预防措施的义务。⁴⁵ 2021 年 6 月 20 日，盖尔扬镇(Gharyan) Abu Rashada 拘留中心附近可能是弹药库的地方发生意外爆炸，造成数十名被拘留者死亡。由于警卫不让移民在爆炸后逃离大楼，从而阻止他们寻找安全地点，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可能侵犯了移民的生命权。⁴⁶

⁴³ 《习惯国际人道法》第一卷：规则，第 68-71 页(规则 22)。

⁴⁴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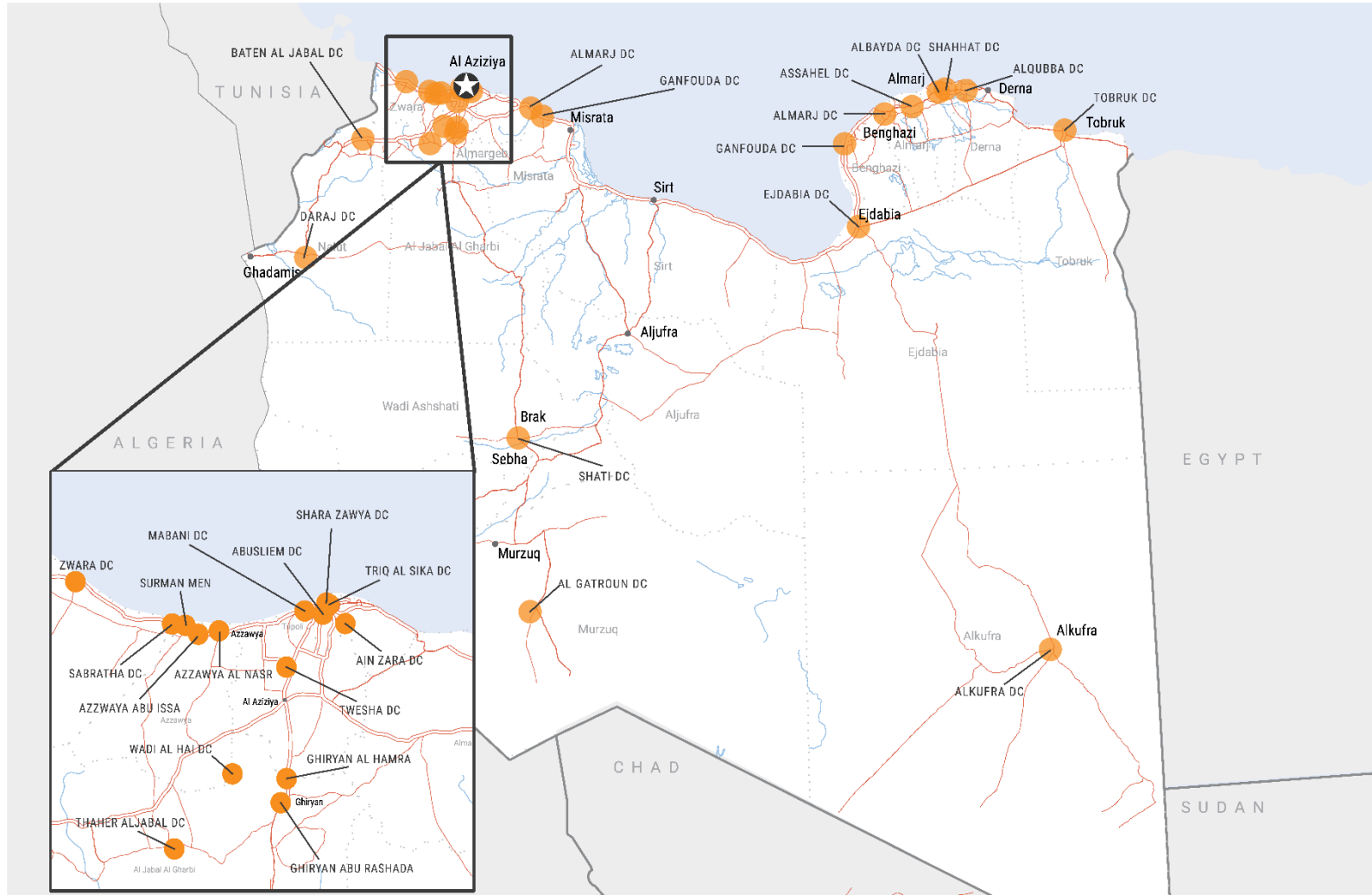
⁴⁵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相称原则是从序文所载的人道原则衍生而来。

⁴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

图 3

Location of migrants detention centres in Libya as of 1 September 2021

September 2021



Created: 16 September 2021 Source: FFM Libya Contact: ffmilbya@ohchr.org

G. 妇女

63. 持续冲突和民兵组织激增，对利比亚妇女造成了严重影响。⁴⁷ 虽然妇女为利比亚的公共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各方屡屡试图通过暴力(包括在线煽动暴力)压制杰出女性人物的声音，在利比亚未来正在形成之际，对妇女参与公民空间产生了寒蝉效应。利比亚未能防止和惩罚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即使是私人行为，它也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⁴⁸ 属于调查团任务范围内的两起案件引起了特别的关注：西哈姆·塞尔吉瓦(Sihem Sergiwa)失踪案和哈南·巴拉西(Hanan al-Barassi)遇害案。这些案件似乎是单单针对女性批评认为其不可容忍的持续做法的一部分，不管她们的观点有多不同。

64. 2019 年 7 月 17 日，国民代表大会议员西哈姆·塞尔吉瓦(Sihem Sergiwa)在家中穿制服的男子绑架。证据显示，她是被利比亚国民军或附属武装团体绑架的，后者未提供其命运的消息。关于其命运，调查团收到了相互矛盾的报告，无法核实这些说法。塞尔吉瓦女士遭绑架及其情形使她脱离了法律保护，置其生命于严重和持续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她是强迫失踪的受害者。⁴⁹ 此外，没有证据表明有关当局对塞尔吉瓦女士的失踪进行了切实调查或向其痛苦和悲伤的家人充分通报了为寻找她做出的努力。同样，没有证据表明有关当局为塞尔吉瓦女士提供了有效保护，其生命因其身份和具体威胁而遭遇危险。因此，调查团认为，有关当局未能保护塞尔吉瓦女士的生命，未能保护她的家人免受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未能保护她免遭任意逮捕，未能确保她在法律面前的人格得到承认的权利，也未能保护她和她的家人的隐私不受非法干涉。⁵⁰

65. 2020 年 11 月 10 日，批评利比亚国民军的律师哈南·巴拉西(Hanan al-Barassi)在班加西被两名身份不明的蒙面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没有人声称对她的死亡负责。调查团掌握的证据无法确定谁是凶手，以及他们是否以官方身份行事。然而，在她被害前夕，因她的个人身份以及遇害前几天收到的具体威胁，生命已处于危险之中。该国东部政府(班加西)内政部命令所有安全机构缉拿凶手，民族团结政府司法部也宣布当局将展开调查。然而，调查没有进展，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调查团关切地注意到，2021 年 3 月 25 日至 6 月 28 日，巴拉西女士的女儿因被指控参与暗杀马哈茂德·韦法里(Mahmoud al-Werfalli)而被利比亚国民军下属部队拘留。在这种情况下，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该国未能为巴拉西女士提供有效保护，而且迄今没有对谋杀她的责任人进行有效调查和起诉，可能没有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⁵¹ 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⁵² 规定的义务。

⁴⁷ 见 <https://unsmil.unmissions.org/women-peace-and-security-libyan-context>。

⁴⁸ 附件二，第 15 段。

⁴⁹ 同上，第 14 段。

⁵⁰ 关于 Sergiwa 女士，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三款以及相关关联的第六、七、九和十六条。关于她的家庭，见第二条第三款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七条和第十七条。

⁵¹ 第六条。

⁵² 第二条(e)款。

H. 儿童

66. 自 2016 年以来，利比亚境内暴力活动对各年龄段儿童造成了不同影响。儿童在敌对行动中遭到杀害，许多学校被摧毁，一些儿童在父母遭绑架后独自生活。利比亚儿童遭受的侵害和虐待往往不为外界所知。本报告聚焦两个领域：据称冲突各方招募和使用儿童；在敌对行动中任意拘留儿童。其他侵害或虐待儿童行为将是今后调查的主题。

67. 证据表明，从 2019 年底开始，土耳其鼓励支付薪金招募 15 至 18 岁的叙利亚儿童(从其外表可明显看出)与民族团结政府一起对抗利比亚国民军。这些儿童雇佣兵被分配从事不同的职能，包括战斗单位，以及警卫等辅助角色。如果不服从就关禁闭，有些儿童受伤。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利比亚可能没有遵守《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规定的义务，即禁止招募儿童和让儿童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包括加入不属于国家武装部队的团体。还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利比亚可能没有遵守《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即缔约国必须采取一切可行措施，安排其管辖下参与敌对行动的儿童复员或退伍。⁵³ 此外，利比亚和土耳其都可能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即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参加敌对行动。⁵⁴ 调查团还发现了关于招募儿童和儿童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指控，需要更多时间进行调查。

68. 在调查利比亚监狱系统的过程中，调查团特别关注被拘留儿童，包括父母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儿童的命运，其中许多人自 2016 年以来一直关在监狱里，有时可能因为原籍国拒绝接受他们。证据表明，在利比亚各地，儿童与成年人关押在一起(增加了遭受暴力包括性暴力危险)，面对同样恶劣的拘留条件(对他们的成长有影响)，并受到殴打和酷刑。几名儿童未经起诉或审判被长期关押。有些人还被剥夺了与女监中母亲定期联系的机会。这种待遇可能违反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任意拘留儿童⁵⁵、禁止酷刑⁵⁶ 和将儿童与成人分开⁵⁷ 等问题的规定，也可能违反《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和《联合国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拘禁措施规则》(《曼谷规则》)。

I. 塔尔胡纳(Tarhuna)

69. 有几份报告披露了近年来在塔尔胡纳(的黎波里东南部)犯下的罪行，包括广泛的绑架、系统性酷刑和大规模谋杀，其中妇女因家庭关系也成为目标。这些报告牵涉到直到最近还统治该镇的家族即卡尼亚特(Al-Kaniyat)家族的成员。卡尼亚特家族领导的武装派别先是与的黎波里政府结盟(2014-2018 年)，随后又站到利比亚国民军一边(2019 年和 2020 年)。如第 53 段记载的，据说卡尼亚特家族的一些主要人物已经死亡。

⁵³ 第 4 条第 2 款和第 6 条第 3 款。在《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之下，利比亚需要遵守大致同样的义务。

⁵⁴ 第 4 条第 2 款。

⁵⁵ 第 3 条第 1 款和第 37 条第(b)款。

⁵⁶ 第 37 条第(a)款。

⁵⁷ 第 37 条第(c)款。

70. 调查团认为塔尔胡纳的事件是优先调查领域。它于2021年7月到现场访问，采访了第一手证人，并收集了书面证据，包括法医报告和卫星图像。收集的信息揭示了极其复杂的背景。指控罪行发生的时间跨度长达多年，而且与2019年和2020年大的黎波里地区的武装对抗相重合。调查团收到可靠信息表明，这些罪行造成了大量受害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在父权社会的背景下，一些家庭继续遭受亲属据报失踪的痛苦。妇女成为一家之主，养家糊口，儿童失去亲人。这些罪行背后的动机似乎是多方面的，必须在卡尼亚特家族不断变换立场的背景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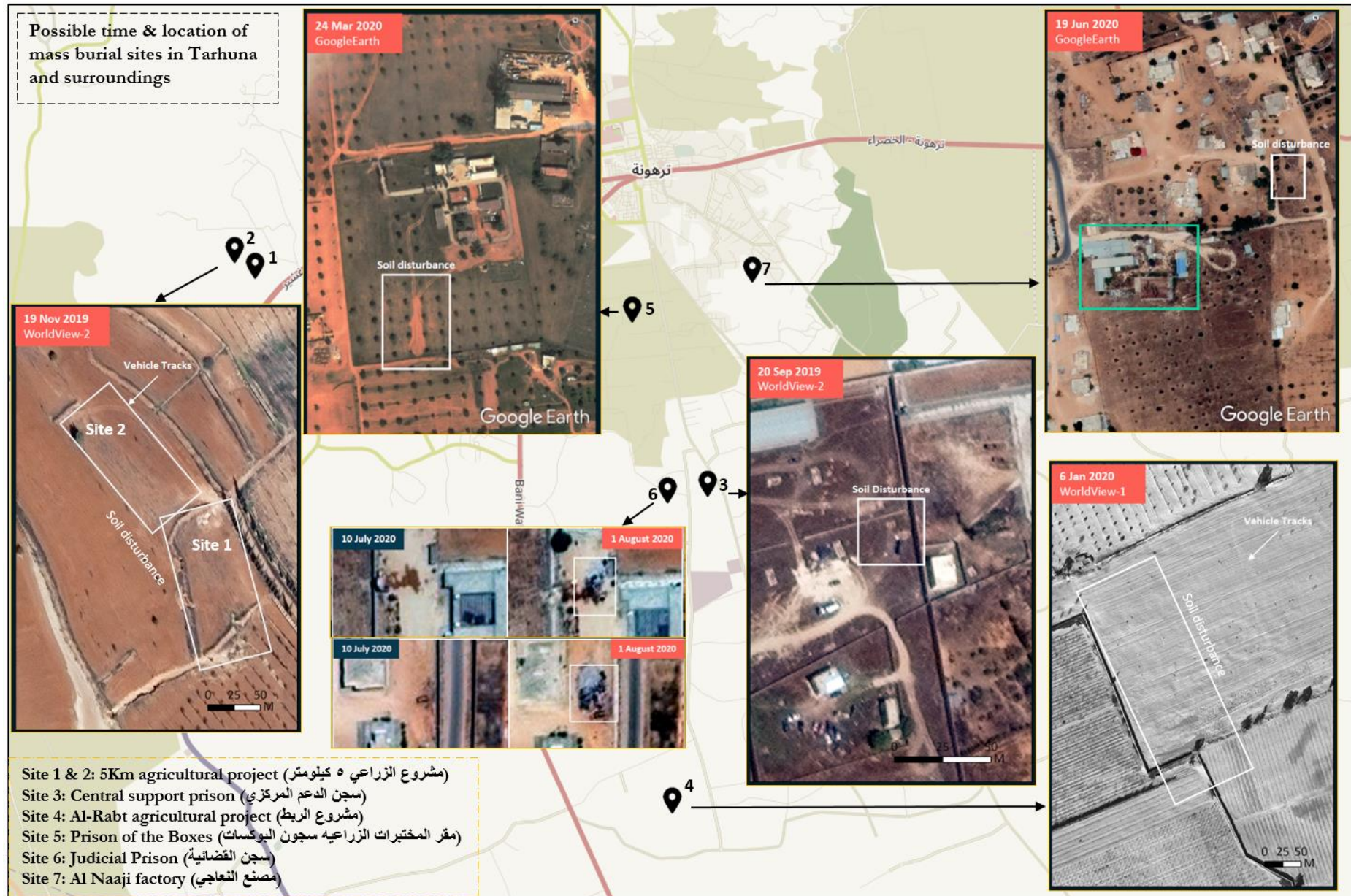
71. 调查团记录了一些失踪案件，包括阿布贝克尔·纳马(Abubaker Naama)的失踪案件，他于2019年11月被与卡尼亚特家族有关联的男子绑架。他的家人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最近利比亚法医专家才在一个似乎是万人坑的地方发现他的尸体。调查团独立审查了法医报告，发现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纳马先生是被蒙住眼睛即决处决的。与此相关，调查团在塔尔胡纳地区发现了7处地点在2019年底和2020年初出现了短时间土壤扰动(图4)，⁵⁸很有可能是挖掘坟墓。调查团收到的信息显示，同一时间段发生了多起失踪事件。它还获得了可能是其他乱葬坑的信息。

72. 调查团收集了一些人的详细陈述。他们被卡尼亚特同伙绑架后，不得不违心待在指定地点，遭受毒打，生活条件恶劣。调查团还收集了绑架和杀害儿童以及招募儿童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信息。

73. 虽然上述情况提供了可信证据表明在塔尔胡纳发生了广泛和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但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的确切情形并查明实施者。利比亚当局目前正在调查塔尔胡纳的事件，这一情况也引起了其他报告和问责机制的关注。这些指控的严重性要求国际社会做出协调一致努力进行调查。

⁵⁸ 见联合国卫星中心的塔尔胡纳附近土壤扰动卫星图像分析：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FFM-Libya/UNOSAT.pdf>。

图 4



四. 问责

74. 调查团与利比亚民事和军事司法当局进行了接触，以期报告利比亚为追究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者责任而做出的努力。调查团注意到，当局就 2016 年以来犯下的侵害、虐待和罪行发出了若干逮捕令，表明打算将被指控的施害者绳之以法。然而，政治考虑似乎阻碍了逮捕令的执行。此外，当一些受害者被问及是否打算投诉时，他们表示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75. 确保问责的挑战也是结构性的。西部与东部政府和安全机构之间的分裂、南部的安全真空、全国各地犯罪团伙的存在以及政府在利比亚西部以外地区无能为力和影响力有限，都严重削弱了司法系统，抑制了利比亚起诉侵犯人权行为的能力。⁵⁹ 调查团还注意到，在某些情况下，民事和军事司法当局声称对同一些事件拥有并行管辖权，从而导致工作重叠和重复。

76. 此外，问责包括对人权遭受侵犯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尽管 2011 年《宪法宣言》规定每个利比亚公民都有诉诸司法权利，但利比亚司法系统仍然没有能力为公民提供针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民事补救措施。⁶⁰

77. 随着最近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进行问责的时机已经成熟。利比亚当局告知调查团，他们需要技术援助和合作，以提高起诉侵犯人权行为和国际罪行的能力。

五. 结论

78. 2011 年以来一直困扰着利比亚的暴力活动在 2016 年之后并没有减少，使得各方可以对最弱势群体实施严重侵害、虐待和犯罪，包括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调查团关切地注意到，它于 2020 年 6 月成立以来，又发生了一些事件。在本报告中，调查团将调查重点放在代表着较广泛侵害和犯罪趋势和模式的某些事件上。尽管调查团迄今的调查范围有限，但调查结果揭示了严峻的人权状况，其中一些问题可归于武装冲突以外的原因。迫切需要调查团对整个人权状况进行全面调查。

79. 考虑到需要确保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调查团已发现一些可能对正在调查的侵害和虐待负有责任的个人和团体(包括利比亚和外国行为者)。鉴于局势的复杂性，需要更多时间和资源来确定个人和国家对 2016 年以来发生的所有侵权行为的责任。

⁵⁹ 见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LIBYA-2020-HUMAN-RIGHTS-REPORT.pdf>。

⁶⁰ 同上。

六. 建议

80. 调查团呼吁利比亚：

(a) 确保：(一) 有效调查所报告的一切强迫失踪案件；(二) 让失踪者家属知悉失踪亲人的下落；(三) 释放失踪人员；(四) 追究施害者的责任；(五) 受害者及其家人对遭受的损害得到赔偿；

(b) 确保：(一) 境内流离失所者能够安全返回原籍地；(二) 境内流离失所者在其避难地区得到支持；(三) 追究侵害境内流离失所者行为的责任；(四) 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财产损失可以获得赔偿；

(c) 确保海上拦截行动符合国际法；修订将非法入境、逗留和出境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移民，并探讨替代拘留移民的非监禁办法；确保移民免受一切形式暴力，包括性暴力；并确保追究侵害移民行为的责任；

(d) 确保人人免受性暴力；追究性暴力实施者的责任；并消除不利幸存者举报案件的法律障碍；

(e) 追究杀害妇女和强迫其失踪者的责任；并保护人权维护者、记者和活动人士；

(f) 确保：(一) 由国家负责管理所有监狱；(二) 依法对囚犯的拘留进行审查；(三) 囚犯应关押在有尊严和不受暴力侵害的条件下；(四) 追究侵犯囚犯权利行为的责任；

(g) 立即停止任意拘留利比亚境内的所有儿童；释放被拘留儿童，并尽可能安排据称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自愿返回；将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儿童定为犯罪；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雇佣兵；并确保儿童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

(h) 向受害者提供有效的补救，包括赔偿；

(i) 确保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罪的人进行起诉；

(j) 确保所有各方在敌对行动期间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k) 确保利比亚境内的所有雇佣兵或外国战斗人员对其所犯侵害行为负责；并根据利比亚的国际条约义务，不再招募和使用雇佣军；

(l) 确保：(一) 清除所有杀伤人员地雷和诱杀装置；(二) 追究所有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使用这类武器者的责任；

(m) 采取步骤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99 年《杀伤人员地雷公约》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确保国家法律符合这些文书的规定；

(n) 改革《刑法》，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和战争罪包括在内；并修订关于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法令；

(o) 确保问责成为和解进程的一部分。

81. 调查团还呼吁国际社会成员：

(a) 将其管辖下涉嫌在利比亚犯下侵害行为的所有个人，包括雇佣兵和外国战斗人员，绳之以法；

(b) 向利比亚当局提供技术支持，以起诉侵害行为，尤其包括在塔尔胡纳犯下的罪行；

(c) 确保与利比亚当局的所有协议符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移民问题的相关法律。

82. 调查团最后敦促人权理事会：

(a) 考虑按调查团任务需求将其任期延长一段时间；并鼓励利比亚继续与调查团充分合作。

Annex I

Mandate

1. *Ratione materiae*: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Council”) requested the Mission to investigate violations and abuses of bo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HRL”)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HL”). Resolution 43/39 made no mention of crimes unde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CL”); however, IHRL and IHL underpin this body of law, and the Mission considered it crucial to the fulfilment of its mandate to additionally investigate crimes punishable under ICL (A/HRC/12/48, para.286; A/HRC/38/CRP.1, para.8). In this regard, the Mission noted that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has investigated the situation in Libya since 15 February 2011 further to a referral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nd that its investigations extend to events falling within the Mission’s temporal mandate.
2. *Ratione temporis*: The Council mandated the Mission to focus on alleged violations and abus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6”. The Mission considered that its mandate also encompassed the investigation of continuing violations and abuses that commenced before 2016.
3. *Ratione loci*: Resolution 43/39 provided that the Mission should document violations and abuses committed “in Libya”. The Mission interpreted this to mean that it had a mandate to investigate, first and foremost, violations and abuses committed on Libyan territory, which includes its territorial sea. Noting the methodology adopted by previous fact-finding mechanisms (A/HRC/25/CRP.1, para.20 and fn.8), the Mission considered that its mandate also extended to the documentation of acts that commenced beyond Libyan borders but continued inside Libyan territory.
4. *Ratione personae*: Resolution 43/39 referred to violations and abuses committed by “all parties”. In view of this, the Mission considered that its investigations should cover the conduct of both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 including foreign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
5. Noting that the Council called on the Mission to preserve evidence “with a view to ensuring that perpetrators [...] are held accountable”, the Mission considered it part of its mandate to identify those who could bea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violations and abuses under investigation. Additionally, the mandate allowed for a focus not only on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but also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as the latter remains at the forefront of IHRL.
6. Finally, the Council requested the Mission to document the gendered dimensions of the violations and abuses under investigation. Gender analysis strengthens human rights investigations in making visible violations and abuses that are otherwise invisible due to the persistence of gendered discrimination or stereotypes, in uncovering the deeper roots and effects of violence, and in formulating recommendations that are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those impacted by violations by virtue of their gender or sexual orientation. The Mission applied a gender sensitive approach to all aspects of its work, giving due regard to the fact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violence may be multifactorial.

Annex II

Applicable law

General legal framework

1.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HRL”) is the body of international law, stemming from treaties or custom, which requires States to respect, protect and fulfil human rights at all times. Libya is party to twelve of the eighteen core human rights treaties as well as to a number of regional instruments (Annex III). Some soft law instruments also assist in delineating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Annex IV). While IHRL obligations apply to States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 Mission concurred with the approach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Libya, which examine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y non-State actors noting that “it is increasingly accepted that where non-State groups exercise de facto control over territory, they must respect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of persons in that territory” (A/HRC/17/44, para. 62).

2.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HL”) is the body of international law, stemming from treaties or custom, that regulates the conduct of all parties engaged in an armed conflict. Libya is a party to the instruments listed in Annex V. Given that the alleged violations of IHL all took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either an armed conflict opposing the Libyan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a non-State armed group, or an armed conflict involving two or more non-State armed groups, the Mission considered customary and treaty rules of IHL as applicable to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3.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CL”) establishes individ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categories of conduct constituting international crimes, such as genocid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war crimes. These crimes descend from IHRL and/or IHL and are notably defined in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As noted in the report, the Libyan situation is currently investigated by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of the ICC. Considering the convergences between the ICC’s jurisdiction and the Mission’s mandate, the Mission rooted its analysis of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crim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ome Statute and the ICC Elements of Crime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4. The crime of **murder** under ICL requires unlawfully causing the death of a person. The perpetrator must either act with the intent to cause such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or with awareness that death will be the consequence of his/her conduct. Murder may encompass executions, but also deaths resulting from torture, starvation, unsanitary conditions and denial of medical care.

5. **Enslavement** is understood to be the exercise of any or all of the powers attaching to the right of ownership over a person and includes the exercise of such power in the course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 in particular women and children.

6. **Imprisonment** in violation of fundamental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es detention that fails to respec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ue process. These principles are enshrined in Articles 9 and 14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he requisite level of gravity is reached when persons are detained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without ever being brought before an independent judge or being charged, tried or duly convicted for any crime.

7. The Rome Statute defines **torture** as the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severe pain or suffering, whether physical or mental, upon a person in the custody or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erpetrator. Intentionally subjecting persons to extremely inhumane conditions of detention with the intention of intimidating and punishing them may reach the threshold of torture.

8. The Rome Statute criminalizes **rape**, sexual slavery, enforced prostitution, forced pregnancy, enforced sterilization, or any other form of sexual violence of comparable gravity.

9. **Persecution** requires the conduct to have been committed in connection with another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nd that the perpetrator targeted the victims on political, racial, national, ethnic, cultural, religious, gender or other grounds that are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s impermissibl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10. ICL defines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s the arrest, detention or abduction of persons by or with the authorization, support or acquiescence of a state or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followed by a refusal to acknowledge that deprivation of freedom or to give information on the fate or whereabouts of those persons, with the intention of removing them from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for a prolonged period of time.

11. The category of '**other inhumane acts**' requires the same threshold of the other listed crimes in terms of nature, scale and gravity. The Mission considered that actions preventing migrants to leave Libya, which infringe on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right to leave and may cause great suffering, may be categorized as other inhumane acts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7 of the Rome Statute. The Mission adopted a similar view regarding omissions in rendering assistance to migrants in distress at sea, which highlight a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duty to protect the lives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State's control and may result in great harm to the victims.

Mercenarism

12. Two specific mercenary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regulate 'mercenarism':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gainst the Recruitment, Use, Financing, and Training of Mercenaries (to which Libya accessed in September 2000) ("UN Mercenary Convention") and the Conven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Mercenarism in Africa (to which Libya accessed in May 2005) ("African Mercenary Convention"). The purpose of these conventions is not to regulate the behaviour and status of mercenaries but to eliminate them via criminalization. Under the UN Mercenary Convention, a 'mercenary' is a person who: (i) is specially recruited locally or abroad in order to fight in an armed conflict; (ii) is motivated to take part in the hostilities essentially by the desire for private gain; (iii) is not a national of a party to the conflict; (iv) is not a member of the armed forces of a party to the conflict; and (v) has not been sent by a State which is not a party to the armed conflict on official duty as a member of its armed forces. The African Mercenary Convention additionally requires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hostilities.

Extrajudicial killings

13. An extrajudicial killing occurs when: (1) a public official or other person acting at the instigation of or with the consent or acquiescence of a public official or other person acting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2) whose acts were intentional or negligent; and (3) resulted in one or more deaths; and (4) who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that death may result from their acts; and (5) who failed to comply with any relevant standards regarding the use of force, including the principles of necessity, distinction, proportionality, and precaution; and (6) whose acts were not authorized by legal process or complied with the rule of law.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14. Libya is not part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However, it is part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which protect a number of rights that are constitutive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 The Covenant and the Convention impose a duty on Libya to criminalize, investigate, prosecute, punish, and provide reparation and remedies for such violations. While the Covenant does not explicitly use the ter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in any of its articles, enforced disappearance constitutes a unique and integrated series of acts that represents a continuing violation of various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to life, the right not to be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nd the 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The Mission applied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 (1) the arrest, detention or abduction of persons; (2) by, or with the authorization, support or acquiescence of, a State or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3) followed by a refusal to acknowledge that deprivation of freedom or to give information on the fate or whereabouts of those persons; (4) with the intention of removing

them from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for a period of time. De facto authorities whose authority is comparable to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exercising effective control over a territory may be considered potential perpetrators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under IHR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5. In a recent case concerning a Libyan woman,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ommittee”) recalled that under article 2-e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States parties may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private acts if they fail to act with due diligence to prevent violations of rights or to investigate and punish acts of violence, and for providing compensation (CEDAW/C/78/D/130/2018, para. 6.3). The Committee further expanded that “[t]he failure of a State party to take all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prevent act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cases in which its authorities are aware or should be aware of the risk of such violence, or the failure to investigate, prosecute and punish perpetrators and provide reparations to victims/survivors of such acts, provides tacit permission or encouragement to perpetrate act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ch failures or omissions constitut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bid.*).

Migrants,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16. Consistent with the methodology of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the Mission used the expression ‘migrant’ to cover the categories of migrant, refugee or asylum seeker, as well as any person who is outside a State of which s/he is a citizen or national, or, in the case of a stateless person, his or her State of birth or habitual residence, trafficked persons, smuggled migrants, and other categories, unless specified otherwise (“Desperate and Dangerous: Report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of 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Libya”, 20 Dec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Countries/LY/LibyaMigrationReport.pdf> (last accessed on 6 October 2021)).

Annex III

List of instrument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which Libya is a party to

1.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since 1968);
2.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since 1970);
3. OAU Convention Governing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Refugee Problems in Africa** (since 1981);
4.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since 1989);
5.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since 1970);
6.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since 1986);**
7.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since 1989);
8.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since 2004);
9.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since 1989);
10.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since 1993);
11. African Charter on the Rights and Welfare of the Child (since 2000);
12.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Involvement of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 (since 2004);
13.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Sale of Children, Child Prostitution and Child Pornography (since 2004);
14.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since 2004);
15.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since 2018).

Annex IV

List of “soft law” instrument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which guided the Mission

1.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Emergency and Armed Conflict (1974);
2. Cairo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in Islam (1990);
3. Ba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1990);
4.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1992);
5. 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1998);
6.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s, Groups and Organs of Society to Promote and Protect Univers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1999);
7.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2000);
8. Protocol against the Smuggling of Migrants by Land, Sea and Air, 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2000);
9. Updated Set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through Action to Combat Impunity (2005);
10. 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the Right to a Remedy and Reparation for Victims of Gros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Seriou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2005);
11. United Nations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Women Prisoners and Non-Custodial Measures for Women Offenders (the Bangkok Rules) (2010);
12.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the Nelson Mandela rules) (2015).

Annex V

List of instrument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which Libya is a party to

1.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since 1954);
 2. Convention (I)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 and Sick in Armed Forces in the Field (since 1956);
 3. Convention (II)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Wounded, Sick and Shipwrecked Members of Armed Forces at Sea (since 1956);
 4. Convention (III)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since 1956);
 5. Convention (IV) rela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ersons in Time of War (since 1956);
 6. Protocol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since 1957);
 7. Protocol for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Asphyxiating, Poisonous or Other Gases, and of Bacteriological Methods of Warfare (since 1971);
 8. Protocol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and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Protocol I) (since 1978);
 9. Protocol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and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Protocol II) (since 1978);
 10.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tockpiling of Bacteriological (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 (since 1982);
 11.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tockpiling and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 (since 2004);
 12. Second Protocol to the Hague Convention of 1954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since 2011).
-